

谢女士 谢女士

谢舒/著

世界，世事，此岸，彼岸，昔年，目下……

我们是彼此的镜子，照出彼此身上的悲喜和恩怨

我们的眼睛都历尽沧桑，在各自的社会动荡中走完少年时代，蹉过青春和中年的长河，如今
岁月已远，已远。

我们难道不是彼此的镜子？是根同心不知的姊妹？

我们终能够面对面站在一起，是不是历史的河流已经转弯？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谢女士 谢女士

谢舒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谢女士 谢女士 / 谢舒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06-7155-9

I. ①谢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1800号

图书监制:李勃洋 杨进刚 封面设计:任彦
责任编辑:赵世鑫 刘嘉悦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20 千字 插页: 2 页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7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 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序：近乎小说的记忆

陈丹青

海外华人写下的闲书，多多少少，近年或许常在大陆出版，照实说，我很疑心这类闲书会有多少读者。早先的留学生文学、晚近的移民写作，虽则多有可写可说者，甚或夹带不少传奇，然与中原产出的文学一比较，究竟是边缘而零落的经验，不易捉拿人心。换在二三十年前，有谁去了域外，写了什么，发回来，读者尚有一窥留洋生活的好奇心，现在呢？

现在是连纸本书的读者亦告零落而边缘了。就我所知，倒是越来越多活在异域的中国人，稍有闲暇，便即忙着搜寻网络，打探母国的种种八卦——“讯息”，如今比“阅历”更能传播生效，俘获读者，谁还果然在乎他人的阅历么？曾几何时，一个人的阅历（不管什么阅历）恐怕等于讯息，而讯息（不管什么讯息）将要替代人的阅历了。

论阅历，五〇后四〇末这茬人，可谓多矣。有如一组庞大过滤器的经过之物，我们集体穿越了红色年代、饥荒岁月、“文

革”风云、上山下乡、高考回城等等大戏，最后，若干事主居然得了机票，飞出国门……在这大抵相似而角色各异的共和国剧情中，眼下，我们无可抵赖地老了，人人肚子里一长串记忆，一大堆故事，感触、感慨、感悟，更是说不完——谢女士，便是其中一位，不但身份典型，阅历也典型。

谢女士是红二代（因此她对政治运动的切肤之痛，其实有甚于平民），是下乡知青（因此她对穷乡与穷人的认知，或许甚于她的革命父母），是军区文工团演员（因此她免除了那代人普遍的自哀自苦，成为蹉跎路中的骄子），她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学兴起后的热情书写者之一（因此她发现自己除了表演，更热爱表达：十多年前，我曾有幸读到她的长篇小说的打印稿），经她坦然而生动的自述，出国后，她也曾出入于多数留洋者曾经出入的故事情节：做保姆、当雇员、求职、失业、创业……终于她渐渐地与夫婿相偕成为平心静气的成功者，在闲适而自尊的晚年生活中，坐下来，搅动记忆，写出这本书。

海外华人写作者（女性居多）大抵都有一种被海外经历所赋予的倾诉欲，加上无以安顿的前半生记忆，我们个个觉得仿佛做了两世人。人生一世，可记可述者已然太多，何况两世！这真是写作的财富，而也是写作的难：倾诉什么？怎样倾诉？倾诉给谁听？谢女士是练过长篇小说的写手，她会观察，而且存着太多的细节，她会将细节悄悄连接这代人多到近乎错位的身

份与记忆,然后,在她自己的种种故事背后,读者或许能在谢女士的个人经历之外,读到些别的什么。

那是什么呢?这可要读了之后,才能感知。

而女性下笔不免有啰唆之弊,爱写作的女性一朝出国,尤有说不完的话——往好了讲,便是笔调的细腻、度人的体贴、处事的认真。我不敢说读了此书的每一个字,但谢女士记性之好,兴致之高,我是宁可当中短篇小说读。如今我已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,反而是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、随笔、记述——我不知该怎样定义谢女士的体裁,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体裁——能使我读下去,并在谢女士亲历的异国琐碎中,读到些别的什么。

那是什么呢?这也要读了之后,才能感知的。

我期待谢女士或者可以走向小说的创作。多年前,我曾给自己杂乱的记忆写过数十篇短稿,题曰“多余的素材”,意思是说,我没有使这些素材成为小说的本领。现在,谢女士的私人故事使我无端觉得,她有可能走近,以致,几几乎进入小说的门槛——譬如纽约江湖的镇江老板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;譬如死于骨痛的“小曹”,早先曾经是怎样一个人;再譬如谢女士对我描述“文革”抄家时闯进家门的红卫兵同学中,有一位是如何的英俊……那是小说呀,谢女士!虽然起步已经嫌迟,但我辈今世所能亲历或目击的往事,想起来,写下去,是都可以当作小说看待的。

不记得是谁的话了：“小说，是前世的记忆。”真有所谓“前世”么？当我们这些活了两世的人写下亲历的种种故事，搁笔复读，常在当世与隔世之间，恍然迷失，将信而将疑。不晓得谢女士成稿之后，是否有同样的感慨。

2016年6月30日写在乌镇

目 录

序：近乎小说的记忆/001

从南京到纽约

埋在镇江的黄金/003

保姆(一)/015

保姆(二)/026

餐馆日月/035

杰克逊高地/044

沧桑与传奇

今月曾经照古人/053

谢女士 谢女士/064

饥饿的父亲/074

一笔两个荣字/085

一个面/097

此愿未竟/107

烹调大师傅培梅/117

推拿师周老太/124

未曾谋面忆郑念/132

迁葬/140

新移民

一生/155

滴水之恩/165

财运/174

恩人何贝卡/183

海外一座桥/190

爱国/200

中国玫瑰/208

长眠在你的家乡/218

“9·11”纪实回忆/227

后记/257

「
从南京到纽约
」

埋在镇江的黄金

羊头湾,大西洋边一个宁静小镇。隔着多少年月回想,除了一片海水,还有一个故事。

那里有家中餐馆叫“顶好”,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。多年前一个夏夜,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,马上开始找工作。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,找到更好的事做,把“顶好”的差事让给了我。小餐馆急于要人,愿意去的人却少,路远底薪少。我毫不犹豫接下来。

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,走道上铺着起腻的红地毯,低幽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。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龕,供财神爷,爷脚下供水果糕点,亮长明灯。

朱老板四十多岁,身量矮而板实,走路小跨度呼呼生风,他见我到,上前笑咪咪招呼:来啦?辛苦哇!刚到不歇歇?出来就好!到了美国,美国好啊!

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,斜欠身子伸头喊:喂!出来!

出来沙！人家，怎么称呼你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叫你名字，谢小姐吧？出来见见嚟！

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，甩着手上的水：不好意思正在备料，刚到也不歇歇？美国辛苦哎。老板娘说温软闽南语，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口音全然不同。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，倒了一杯冰水，杯口上的小浮冰咯啦咯啦响。南京没有走远，纽约已在眼前。离愁尚在心底，生忧逼在身旁。

星期天饭店十二点开张，朱老板招呼吃午饭。除了我，“顶好”只请一个墨西哥人，骑车送外卖兼洗碗。其余事情一应朱家人做。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，上汤上菜。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。大厨炒菜，二厨抓码配菜。老板娘母亲择菜洗菜撕鸡皮。

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：谢小姐刚来，不晓得饭店规矩，这块儿跟你说下小费的事。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，因朱老板自己伺候客人，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，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busboy 或者busgirl(餐馆勤杂工)，四六开，他拿六。

他问我：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？小费多就多点，少也没法子，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。在南京我算是劳心者，在美国是劳力者。我能吃苦，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，没有客人时我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。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，鱼肉不多吃。我总是笑容满面。

朱老板对我印象慢慢不错，说，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？问下子，你啊成家啦？要没得呢，找个美国人结婚，要少

吃不少辛苦，绿卡还有希望，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，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，现在啊，不管店里多忙，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，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。

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，眼前是他的人，心思已去了镇江。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，脍炙人口的香醋肴肉，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，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。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，我忽然掉下眼泪。

一天朱老板跟我说，你做事又快又好，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，这样，以后小费跟你平分，你看阿好？我连摆着手：不用不用，说好四六开的，就四六开，我真的不要。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，后来对我客气很多，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，周末收工多给我二十块钱，叮嘱我乘地铁当心。

那日午饭，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，低声跟我说：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？我说是啊。他问：你镇江啊有人啊？期待地看着我。

我看看朱老板，什么意思？他头朝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：关系！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？

我想了想说，要看你想做什么了，我家不在镇江，好像没有关系。这个“好像”我不该说，给了朱老板希望。

他看看通往厨房的门，说：有件事呢，现在跟你说下子，我老家在镇江，后来到台湾，顺拐又到了美国，阿十几年（二十几

年)了。

“阿十几年”！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啊。二十年后我的乡音会改吗？

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，朱老板是最早回国探亲的海外侨胞。回去看谁呢？近亲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移居海外，留在镇江的又怎禁得住三番五次的运动和生老病死？朱老板沙里淘金地找到一两个远亲，以免到了镇江抓瞎。

飞机降落北京，火车直下南京，大巴径直奔镇江。他跟亲戚说，就想到老宅子去看看。1979年想找到旧居不难，镇江的市容几乎跟1949年前后一样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。“十年动乱”刚结束，朱老板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、百废待兴，所以才会说镇江怎么跟从前不差多少的。

朱老板敲了门，对开门人客气地说，你好先生，对不住打搅，不找哪一个，我小时候在这块儿住过，出去多少年了，从美国回来探亲，想进去望望，你看啊行？添麻烦！

开门人一听朱老板正宗的镇江口音，又是从美国回来探亲，很客气，说那你进来，进来沙，不客气，随便望，走多少年啦？

旧居没有变，却也变了。破了，小了，荒了，屋顶的瓦缝中长出草来，从前严丝合缝的青石地砖，也缺了少了的，一踩一个坑，一踩一脚空，水从缺口沁上来，泪汪汪的。让朱老板最吃

惊的是,那个装着他童年美好记忆的院子里,住满了生人,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不同的人家,外面还砌起潦草的小厨房,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。把个曾经气派的四合院,住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。

记忆是靠不住的,从前是回不去的。

朱老板在院子里看了一圈,抬头细细打量那棵树,特别是树根。然后把房子也看了一遍,一扇门一扇窗都没有漏脱,斑斑驳驳的,人生风雨在那里留下痕迹。他很想进屋看看,但又不能跟住在里面的人说,啊能让我进去望望?那是人家睡觉吃饭的地方,哪能随便望呢?朱老板望洋兴叹,不知哪一扇门是那一扇门。

朱老板把迷惘压进心底,对开门的人客气地说:细细(谢谢)你啊。就走了。

第二天朱老板找到有关方面,受到外事部门的接待。他把事情说了个大概,那老宅子是他家的祖产,当年爷爷奶奶花了多少光洋买下来的,全家十好几口子都住里面。后来都跟爷爷奶奶去了台湾,现在他人在美国,爷爷奶奶去世多年了,回来看看,这房子不知能不能要回来?

有关方面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做答复,深奥莫测而和蔼地笑。怎么是你的祖产呢?朱老板带着脆黄的房契跑了两趟政府,努力了两次,没有答复,失望回到纽约。

第二年朱老板又去了趟镇江,又到老宅去了一次,又找到

政府有关方面，问了同样问题，得到同样答复。朱老板很灰心，天上飞来飞去的为一栋老宅，什么时候是个完呢？他一个小小旅美华人，有什么办法？怀着这样的沮丧，他回到了纽约。但他的心留在了老宅子里。向我打听关系的时候，他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念念不忘那个破败的老宅子。

朱老板的爷爷到台湾不久就去世了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奶奶也不行了，在病榻上，老太太拼足力气跟站了一圈的人交代后事，她对凑在耳边的长子说：“老——宅——子——埋——了——金——子。”说完挣扎了很久，咽气。站在一边的人先不明白什么事，等明白过来，都晚了。早点个说噻，多说几句噻。就一句：“老——宅——子——埋——了——金——子。”

埋在什么地方？房间里还是院子外？哪间房子？地下还是夹墙？外面的话在哪个方位，是不是墙角？是不是树下面？埋了多少？金条还是金块？木箱还是缸？

老太太带着她和老爷子深埋心底的秘密，客死异乡。把心神不定留给了子孙。

朱老爷子夫妻早年在镇江开酱园店。朱老板说他不晓得生意做得大不大，反正日子蛮好过就是，有鱼有肉。一个酱园店能积攒多少黄金？大致不会是很大数字，如果是很大数字的黄金，怎么埋到地里？那时早有钱庄了，大户人家用钱票，小户人家埋黄金。国民党快撤退时，一派混乱景象，什么货币都不